



忆六、七十年代马街水厂那些事

——游妙高

◎ 姚国磊

解放后稍有点名气的寺庙没有几座，《妙高寺》就是其中的一座，听说了好多年，都没有机会如愿去尽情瞻览一番！

初秋，快要到收稻谷的时候，接到普吉大村电话报该村田地里有一水管漏水，经询问师傅预计应为 50 ~ 75 直径铁管，第二天准备了铲子、杆撬、丝扳，穿上雨衣水鞋乘公交车出发！

雨越下越小，转了两趟车，天晴了，步行三四公里一高丘田里见一股清泉涌出，并沿低凹处流进下摆稻田，一看就知道是人为放水，因材料准备充分，不一会就处理回填完善，然后把一壶老包谷酒以及随身携带的烧饼吃完后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

乘着酒气询路登妙高寺，转了几家破砖烂瓦搭建的窝棚小巷已紧靠山脚。一条约三米多宽的青石大道，顺沿山势突弯、突陡、突峭荆棘丛生，地葡萄藤爬满台阶，石缝中还散留着矮小的甘菊花，从雨水冲垮塌处还可看出当时做工之精细，用料之厚重，显现出当年工程的辉煌；随阶而上，山下曲道村舍渐渐的变的细小了很多，约登两里左右，有一大平台，似乎是转到了一个丘顶，卸下沉甸

甸的工具，抛鞋露掌，把湿热的脚板直接放在熨烫的大石板上观望四围，东旷灿灿稻田一望无垠，沟洼，埂脊处几丛翠绿中，影影绰绰的点出几间农居草舍。龙盘虎踞的山峰在蓝天下更显得那么清淡，几棵瘦细的蓝桉低垂着银灰色的叶子，似乎有精无神地守护着一尊尊坟堆，赤色斑斑的泥土、怪石也是静静的在那小憩着，岩缝中一枯桩上长出一株棠梨树枝，结着一朵朵褐色的棠梨，诱人得很！



踩荆蹬岩，瞻望不远处，山脊上一座七级青砖塔屹立在眼前，趁性寻路而上，更高层，只见佛塔独立土丘之上，门洞大开，一堆移出的碎砖废土上还扔着一根人排骨，不知是塔里挖出的，还是其他墓堆里的，塔底硕大的一个盗洞约有三尺多深，从洞底干裂的泥浆可看出挖了一段日子了也没人回填一下！甚至一人多高的塔身处，砖砌的密檐角也都被人近期有意敲掉不少！

太阳西斜，山体渐渐暗了下来，山势逐渐陡峻，石阶尽头突立着一座高耸不算残缺的红墙牌楼，此段陡阶左为峭石，右为箐崖，真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感，但漆脱斑斑的大门虚掩着，而且门



前无门扣，门后无门闩，连个顶门石都没见，石缝中杂生着草丛，给人第一印象就是一个荒寺，门后的台阶更陡，随着石阶逐步登高，仰目顺势一扫，一顶蓝解放帽、一张瘦小的脸、一身蓝卡机衣服、一双解放鞋，一四十多岁的男子独坐在石墩子上，

两手耷拉在膝上，整个身体印在眼前。对方正在用奇怪的眼光看着这两个扛着铲子、撬棍、身穿雨衣，脚蹬水鞋，一步步爬进寺庙来的人……

从哪来？才从山上下来，哦哟！这寺庙太高了…

大家聊了一会，才知这寺十多年前就没有和尚了，他是林业检查站的工作人员，在此守木材运输检查。当说到这点上，觉得很好奇：方圆百十里山上，树木都没有了，还检查什么木材呢，还有寺又不靠公路，车都见不到，哪来有木料运输可查？

反而寺里二三人围的古杉树还有三四十棵，是做棺材的上好材料，守林人说可卖，并且还可帮忙运到山下。本来是想游玩一下古寺，据守林人介绍寺里除了这厢房外，基本都被文革时砸烂完了，剩下的这几年又被偷光了，除了这几棵树外没什么剩下的。闲聊之间，酒壶也干了，太阳西落，寺里凉了下來，经指点，顺背水人走出来的小道一路下来，农家已是炊烟袅袅，谷雀归窝了。

八十年代末听说《妙高寺》又被大火烧了，不知烧了些什么？

